

◇流年碎影

冬日游戏

黄骏骑

儿时下雪天，我们喜欢站在雪地里，仰着头，张着嘴，伸出舌头，品尝雪花的味道，其实也没有什么味道，但总感觉甜丝丝的。雪越下越大，地上越铺越厚，孩子们玩得更欢，在白茫茫的雪地里撒欢赛跑。那深一脚浅一脚踩出的“咔嚓”声，悦耳动听。谁要是跑得最后，少不了被惩罚，由孩子王捧起一大把雪，塞进他的脖子里，我个头小，尝过不少这滋味，一时有点难受，但感觉刺激极了。

印象中，那时的冬天比现在冷得多，家中也大多不富裕，谁都没有很厚、很保暖的冬衣，有的甚至没有袜子穿。然而我们好像并不怎么觉得冷，总会以踢毽子、跳绳、抽陀螺、堆雪人、滚雪球、打漂漂等游戏取暖。玩得最多的是挤油渣、斗鸡、老狼抓小羊。

“挤油渣”

冬天早晨的阳光照着教室的外墙，下课铃响过，一群脸蛋冻得通红的学童欢呼跳跃着聚在一起，晒着暖烘烘的太阳，玩起了“挤油渣”的游戏。队伍自由结合，分成两帮，势力相当，靠着墙壁用背部和肩膀的力量使劲往中间挤。女生也不像平时那样扭扭捏捏，很快就混合其中。两边领头的边挤边喊：“加油！加油！”后面的也大声应和着，没有一个不出力的。挤呀挤，中间被挤出来的，把身上的棉袄一甩，又迅速补充到队尾，叫喊着加入战斗。也有在中间挤成“油渣”受不了的，连声告饶：“挤死人了……”不一会，人人脸上都红扑扑的，鼻尖上也沁出了汗珠。在一旁看热闹的老师，看着生龙活虎的孩子们，心里也痒痒的，有的还加入中来。有时一边领队“使坏”，突然故意闪开，其他同学会呼啦啦倒下一大片，笑声也是一片。

“斗鸡”

冬天是“斗鸡”的最好时节，课余饭后，我们乐此不疲。参战者一般两人一组，单腿直立，把另一只腿提起，弯成直角，用单手或双手紧紧抱住，呈金鸡独立状。同学们推举的裁判一声喊“开始”，双方蹦蹦跳跳相互碰撞，双脚先落地者为输，坚持时间最长的为胜，游戏规则是不能用手推搡。乍看比的是体力、耐力，其实也讲究战略战术。个子大的一上阵就猛地用膝盖撞对方的弯曲腿，一举将对方击倒；小个子对付大个头的也有绝招，在对峙中慢慢靠近，忽然将膝盖撞在对方弯曲腿下面，往上一挑，使其猝不及防，后仰摔倒。当然，更多的还是“磨鸡”，无论别人怎么碰或撞、挑或砸，就是摇摇晃晃不倒，软磨硬泡，最后将对方“磨”累了，招架不住，只好双脚落地，俯首称臣。有时我们也排兵布阵，三斗两胜，搞淘汰赛。有“好战分子”边吃饭，边斗，败下阵来扒两口饭把碗往地上一放又上场。班与班大兵团斗鸡，场面更加壮观。哨声一响，一声“冲啊！”双方交起战来。有的人高马大横冲直撞扑向敌阵，一下子就撞个人仰马翻；有的打持久战，大战几十个回合，也难分胜败；有的灵敏，善于跳跃奔跑，最后发力；有的狡猾，专搞背后偷袭；有的作弊，稍稍放下腿，想休息一会儿，立刻被场上眼尖的裁判发现，当即罚下赛场……一时间，场地上尘土飞扬，“杀声”震天，笑声不断。斗鸡，弄脏衣服、擦伤手脚，是很平常的事，不过我们都不在乎，只知道快乐，大人们非但不责怪，还常常乐呵呵地在一旁观战。

“抓小羊”

老狼抓小羊，类似“老鹰抓小鸡”。一开始要分配角色，老狼、领头羊必须个头大、体力好、动作敏捷的孩子，其余的小羊依次在领头羊的身后，后面的牵着前面的衣襟排成长队，领头羊是全体小羊的保护人，双方对面而立。比赛开始，老狼恶狠狠地扑向队伍最后的羊羔，领头羊带领队伍向左向右连连摆动，还齐声喊着：“羊尾巴真好吃……”引诱老狼东奔西窜，羊群也做惊恐状，领头羊左躲右闪，巧妙地应对老狼咄咄逼人的攻势。当然，小羊不小心被抓住，谁就要当一次老狼。

◇旅途小记

秋游宏村

傅 雪

站在宽宽的石板路上，隔着一泓湖水，对面便是宏村了。那一池湖水，是宏村先民所开凿的南湖。湖中间一弯拱桥，两边则是长长的石板路相连接。走在石板路上，弯腰便可触水，湖面平平，岸边的民居和古树静立水边，倒影入水，相依相偎，恍惚觉得千百年来皆是如此。湖中还残留着些许荷叶，半圆的碧叶漂浮在湖面上，叶面泛黄，似乎有些颓唐憔悴。想起李义山的“留得残荷听雨声”，《红楼梦》里林妹妹是极爱这句话的，想来雨夜之中那雨点滴打在残叶之上，别有一番凄凉清幽的意境吧。

走过石桥，湖岸边一条石板路，窄窄的，长长的。依偎着石板路的便是一排民居，真可谓临水而居了。斑驳的墙面，高高的马蹄形的门墙，写尽了几百年的沧桑。我没有跟随导游的脚步，沿着古民居，踏着青石板，慢悠悠的晃着。天气甚好，一点微阳，偶尔几滴细雨。

一座书院出现在眼前，纯木结构的，经过百多年的岁月洗礼，木色斑驳。上方一块大匾，上题“南湖书院”，下面一方小匾，写就“以文家塾”四字。书院高大宽敞，仅靠上方的天井取光。宏伟的圆柱，细致的木雕，案桌上供奉着先贤圣人的牌位。虽历经百年，这座



宏村一景（资料图片）

书院依旧显得肃穆庄严。想想百年前宏村的孩子们走进这所书院，朗朗读书，又走出这所书院，各奔前程，那是满载希望的一座书院啊！

一路沿着古民居行走。古老的石板路踩上去，有着历史的厚重感。旁边的水圳，水流清清，中间一两块青石板，方便人们浆洗衣物。一路行来，水圳环绕，九曲十八弯，这是宏村独有的水利体系。百年来，村子里的人们在家门前就能轻轻便便地用水，侧耳一听，似乎还能听见往日弄堂里妇人们此起彼伏的捶衣声呢。

临街的屋子里，有卖书的，从事木刻的，卖小首饰的，卖衣裳的，做题名诗的……在古民居里逛街别有一番意味。宏村从事雕刻的挺多，木雕，石雕，竹雕……一位笑容可亲的老婆婆，满脸皱纹，拄着一根拐杖，双手还捧着一个金元宝，雕工精细，看上去颇是喜人，据说是黄杨木的。

宏村的古民居像一座迷宫，处处相通。我们沿着水圳走着，一路上遇见不少学生在写生，他们坐在巷子里，注视着那些古老的白墙黑瓦，神情很是专注，画板上挥写下一笔笔，不多时古民居就在画板上定格了。不禁羡慕起那一双能握住画笔的手。一声“咔嚓”，我将他们与古老的建筑一起拍进了我的画面。现代的孩子与古老的建筑出现在同一画面上，是否

有一种强烈的对比呢？

不知不觉间走进了一座民居，这是宏村著名的百年建筑“承志堂”。据说它是一位衣锦还乡的徽商所建，而他似乎因为没有做官感到遗憾，希望子孙后代能走上仕途，故堂名“承志”。当年的承志堂主人不惜重金修筑屋宅，刻意求精，雕梁画栋，建成一座“豪宅”，恐怕没想到会引来后人的一睹为快吧。

跟着人群我们来到了“树人堂”。这座古民居也是以结构精巧、木雕精美而著称。暗淡的光线使我们无暇多关注那些精美的雕刻。“树人堂”也有卖古董的，卖木制品的，还有卖书的。卖书的是一位老人家，书是他自己写的，写的就是宏村的老房子和水系。写书的就是卖书的，这倒挺有意思。

悠闲自在地在小巷子里逛着，等走出巷子，回到南湖边时，天色已暗淡下来，天空变得暗蓝，傍晚的南湖很是幽静，在淡淡暮色的笼罩下显得有些神秘。湖岸边人家门前那一对红灯笼格外醒目。背面的青山也披上了一层暗蓝的柔纱，白墙黑瓦的古民居静静伫立在南湖岸边。古树，青山，民居，湖水，似乎融成了一体，谁也离不开谁，少了任何一个，就像缺了一角似的。抬起头，映入眼帘的是一幅古



画，仿佛古老的时间之门，只有山水的静谧，却无尘世的喧嚣。低头望水，水中亦是一幅画，青山，碧树，民居，依偎在水的怀抱中，柔和得不可思议，只有那一对红灯笼倒映在水中，跳脱出一抹艳红，给这静静世界添加了一丝绚丽。仁者乐山，智者爱水，能背倚青山，面视湖水，居住在山水之中，是一件使人心旷神怡的事吧。宏村的先祖有一双慧眼，觅得一处风水宝地，福泽后人。

夜色渐渐浓了起来，民居外墙上的小路灯次第亮了起来，昏黄的光照着路面，朦朦胧胧。村子里安静了，村对面街上的夜市却热闹了起来，小小的摊子一溜儿摆了起来，游人们三三两两，悠闲逛着。

夜宿在一家民居中，房间是新装修的，房顶的木质吊顶还散发着一股浓浓的木香。窗子很小，向外开着，清凉的山风吹散些许原木的味道，让屋子变得清爽起来。清晨是在阵阵的鸟鸣中醒过来的。洗漱过后，出了旅社，大早上便有游人举着相机四处拍摄，村中的老人家已蹲在湖边洗起了青菜，旁边一棵古树倾斜向湖中，枝丫入水。

桃源再好，也要归乡。离开了宏村，坐在车上，看着窗外狭窄的环形公路，一侧的石壁色彩斑斓，像一幅五彩画。回想起宁静柔和的宏村古民居，希望能再入桃源，与湖水民居为伴。